

时令性热线与制度性攻略

怡然



今日论语

已是21个年头,每到夏日,新民晚报携手兄弟媒体,和政府部门搭建的民生平台“夏令热线”启动运作,市领导坚持每年开通首日来到现场,接听市民电话、直接指挥,为市民排忧解难。

7月11日是第21届“夏令热线”开通的首日,市委常委、副市长姜平来到现场接听第一个热线电话,并称赞“20年来,夏令热线已经成为沟通政府和市民的一个很好的渠道”。他谈到,“从今天上午接听的电话来看,市民生活中还是存在不便之处。”他举例说,比如市民反映的个别老旧小区存在的自来水发黄问题,这个问题

可能不是派几个人上门就能解决的,而需要跟城市管网的第二轮改造工程结合,制度性地解决问题。“因此,我们希望夏令热线下一步能通过市民来电发现更多影响市民生活的共性问题,我们持续努力来解决这些问题。”

姜平这番话,不是停留于某个市民的投诉,而是着眼“制度性地解决问题”。这就跳出了单一的线性的思维窠臼,辩证地观察和考量现实问题,将解决急难愁问题的攻略置于更高远的基点上。

新民晚报当年推出“夏令热线”的初衷,就是要为市民搭起一个应急的投诉平台,立竿见影地解决一些时令性的难事、突发性的愁事、临时性的急事。当时,申城的城市建设、民生工程的历史遗留难

题多多,欠账远未偿还,因此,这样的“权宜之计”,既必要,也可行,收效甚大。

20年来,这条热线,犹如酷暑里送清凉、大旱中送甘泉,疏解了多少生活矛盾,排除了多少民生障碍!但是,在每年的热线电话中,总可以发现有些老大难问题,被时常抱怨、反复投诉,总也没有了断。这就表明,有些问题并非仅是季节性矛盾,也非突击处理便可见效,而须从长计议,整体协调,统筹安排,在制度层面上治理,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这较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处置投诉,“单打一”地求解“燃眉之急”,难度大得多,却可收事半功倍之效、“长治久安”之效。

以宏观视域观察,民生工程是一个系统工程。“夏令热线”无疑

在推进民生工程建设的方面发挥了积极效益,不过这些个案式的“有的放矢”,虽然有利于一些眼前或局部问题的解决,却未免缺乏长效机制,难以持久。

假如能善于从数千个热线电话里梳理、归纳一些共性的现象、普遍的问题,就可以从制度设计的角度研究民生问题,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引向制度化、规范化的路径,从而建立健全与民生相关的各项制度,使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日常事务制度化、规范化,让群众的合法权益、民生的“细枝末节”,都有可靠保障。哪一天,即便不再设“夏令热线”或其他时令性的投诉平台,也能实现生活无虑、民生无虞、全年无忧的梦想,就可望臻于最佳境界了。



新民随笔

大学四年,我们“捋熟”?

季颖

近日,一套毕业纪念T恤衫走红微博,引起不少大学生的共鸣——“大学四年,我们捋(同‘不’)熟!”T恤衫设计者是交大安泰经管学院毕业班学生,灵感源自毕业前夕一名女生的无心之语:“大学四年,我们不熟。”这句话让同学们深有感触,正巧班级序列第八,所以,班委会取繁体字“捋”及网络语言“不”之意,设计了这套一语双关的纪念T恤。

同学四年,为何不熟?

有的说是因为大学招班级人数增多后,同学之间交流机会减少。一名八班女生透露,学院本届毕业生有300人,分成几个专业。以100人的金融专业为例,因为上课座位不固定,还常有人迟到、旷课,课前课后大家交流不多。上完一个学期的课,有些人连一句话也没有说过。

有的说是因为“功夫在校外”的情况越来越突出,同学之间没空交往。“大学四年,大一认真上课,大二忙考证,大三忙实习,大四找工作。”这,似乎是许多大学生的普遍写照。的确,“就业难”让象牙塔里的莘莘学子无法坐一张“安稳的书桌”。那些本该用来在课堂辩论、在操场挥汗、在图书馆静思、在绿地上沉吟、在月光下嬉戏的时间,都交给了忙忙碌碌的车轮子。

还有的说是因为宿舍人员少了,校外租房多了,同学之间谋面难。复旦大学行政管理专业的小黄几乎是独占寝室,因为“同屋的两个上海学生下课就回家,另一人在外租房,四年下来,连面都没见过几次,更别说聊天。”上海大学有个班140人中大半是上海的,大部分时间住家里,外地生中6人在外租房,甚至有家长怕子女不适应寝室生活,买下学校附近公寓,等子女毕业后再卖出——据说因此赚了一大笔。

以上说的,确是事实,于是我们就这样“捋熟”下去?大学对塑造学识、思想、价值观的作用自不待言,朝夕相处的集体生活,对建立值得一生守护的友谊,更殊为难得。现在的90后也许不觉得错过了与同学的深入交往有什么可惜,但将来会发现,与其在网络上晃悠数年,不如在同学肩上痛哭一晚。那些一起爱过恨过笑过哭过痛过醉过的时光和伙伴,原来竟是那么可贵。友情,也需要花工夫去“经营”。

唐慧胜诉呼唤制度进步

新民网论

昨日上午,“上访妈妈”唐慧诉永州市劳教委行政赔偿案,由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二审作出判决:撤销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由永州市劳教委向唐慧支付侵犯人身自由的赔偿金、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2641.15元,但不必再进行书面赔礼道歉,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在媒体的聚焦和社会的高度关注下,唐慧二审终于胜诉了。就个案而已,唐慧胜诉是民意所向,是法治的进步,但同时,唐慧的胜诉或许只能代表唐慧的幸运,在劳教仍然是由行政权力自由裁量的情况下,在上访数量仍然事关地方重要政绩的情况下,上访者遭受不公正待遇的事件可能还会发生,我们也不可能指望因为媒体和社会的关注,每一起案子都能获得公平正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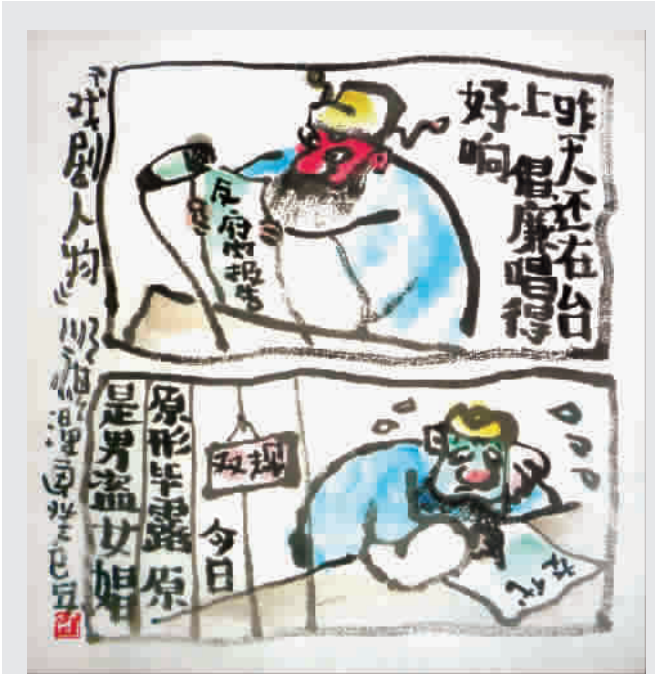
当前,劳教因其很大程度上由行政权力“自由裁量”,容易成为地方政府绕过司法程序,限制某些特殊人群人身自由的工具,因此也深受社会诟病。

此外,信访数量成了考核基层官员政绩的指标,甚至影响官员升迁。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政绩,截访事件频频。对于诸如唐慧这样的上访者,基层政府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神经长期高度紧张,

“唐慧们”被劳教、被精神病就往往成为一个必然的选择。

改革或者废除备受争议的劳教制度,保护上访者合法权利,约束行政权力的作为,制度上的进

步才是“唐慧”的真正胜利。唐慧胜诉或许有一定偶然,制度的改进才是保护上访者合法权利的必然。(陶功财 全文刊新民网 网址www.xinmin.cn)



戏剧人物

昨天还在台上,倡廉唱得好响。
今日原形毕露,原是男盗女娼。
潘顺祺 画

自由谭

冀宝斋,这两天被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虽然冀州市民政局已撤销“冀宝斋博物馆”的民营非企业单位注册登记证,“冀宝斋博物馆”也闭馆整顿,但“冀宝斋”是怎样“炼成”的?究竟谁应该为这家“奇葩博物馆”负责呢?

提到冀宝斋博物馆,就不得不关注其创始人——68岁的馆长王宗泉。在当地,不少人都称他为“司令”,并且都知道王宗泉爱好收藏。玩了30多年的“收藏”,王宗泉已经达到了一种痴迷的程度,觉得别人都是外行,很难听进别人的意见。“收假货的老王”已经成为附近村民调侃王宗泉的称呼。然而,仅仅是这个“唐吉珂德”式的“收藏家”,就能成就一个地

“冀宝斋”是怎样“炼成”的?

方翔

区的“文化名片”?

“河北省少先队实践教育基地”、“衡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省级科普基地”、“国家3A景区”……2011年,“冀宝斋”正式注册为“民办非企业单位”,其业务范围包括“利用我馆设施、空间和影响为其他文化门类服务,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和“面向社会公众开放,进行民族传统文化教育”。这些牌子到底是怎么来的?究竟是谁让它带上了诸多社会光环呢?

“冀宝斋”一步步被架上“神坛”,肯定不仅靠王宗泉的“一腔热情”。尽管只是一家民间博物馆,但不论是冀

州市的“九州之首”文化工程,还是衡水市的“十馆、一中心、一剧院”建设,都把“冀宝斋”作为一个标志性的文化景观对外大力宣传。有意思的是,“十馆、一中心、一剧院”也就只有“冀宝斋”建成了。

现在,平均每三天就有一家新博物馆在神州大地开张。尽管我国博物馆数量较之前几年已经有了较大增长,但3000多个博物馆对于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并不算多,算下来平均每40万人才有一座博物馆,而在发达国家,平均5万人就拥有一座博物馆。一家博物馆的成败,不在于其建筑是否雄伟,甚

至也不在于其的藏品是否价值连城,而是在于它能否可持续为当地民众的文化生活带来改变。但时下,在很多地方政府乃至官员的眼中,博物馆的建设只不过是一项政绩,加之还有招商引资的功能,地方博物馆就成为当地财政的“香饽饽”。

王宗泉拿着真钱买假货,鼓励的是文物造假,而“冀宝斋”之“炼成”,则是政绩冲动打造的文化泡沫。明明知道藏品是假的,或者不管是真是假,当地政府仍然将其当作一张“文化名片”对外推荐,这才是问题的关键。除了政绩之外,或许还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新民新语

回到联欢晚会

孙佳音

30年前的那个冬天,央视将录播的“迎新春文艺晚会”大胆改为直播的“春节联欢晚会”。

除夕当晚,四条电话线不间断地接听观众点播,接线员连接端了满满五盘点播条给时任广电部部长吴冷西,其中大部分点的是李谷一的《乡恋》。这让吴冷西直冒冷汗,他拿着点播条来回踱步,终于出声:“上《乡恋》。”就这样,已经唱了六首歌的李谷一仓促上台,对着口型,就着技术员从家里临时找来的一盘磁带,唱完了这首已被禁播多年的“靡靡之音”。

在最匮乏的年代,轻轻撕开一个小口子就能让观众无比满足。晚会后央视收到数麻袋来信,人民赞颂他们是“人民自己的好电视台”。只不过,这道撕开的小口子,也让所有的目光聚焦过来,“春晚”很快成为了一件国家大事,而不再是一群文艺工作者围坐在一起的一场联欢。

央视前副台长洪民生分管了头十年的春晚,他最不愿意做把关人,因为“这完全和艺术无关”。层层审查,沉没了反对、藏匿了批评、抹杀了深刻,春晚逐渐与所有那些宏大的、歌颂的、主题先行的各类晚会一样,沦为一出意义微薄的盛大仪式。春晚学会了浓妆艳抹地欢歌笑语,努力营造出没有瑕疵的盛世景象,却忘记了“联欢”的初心,离现实离观众越来越远——除了拾些网络流行的牙慧,最大的创新不过是周杰伦和宋祖英的合唱,那只是形式。

春晚,或许只是冰山一角。电视里多是婆媳的美好时代,一派祥和;电影大片场面恢宏明星扎堆,苍白得只剩下吆喝和骂战;流行音乐越发光怪陆离,打动人的其实只须要两个农民工的温情……还有,四年没能教会学生独立思考的大学;堪比美国国会山的县镇府办公大楼;毫无特色的一座座“国际大都市”。浮夸空洞贪大求全的,何止一个春晚。

30年后的这个夏天,冯小刚出任春晚总导演。所幸,他敢于直面困境:“观众不是很反感以往春晚的浮华、空洞和虚假吗?那我们就着力解决这个问题。”冯小刚说“春晚的最高标准就是博人民一笑”。回到“联欢晚会”,那便好。